

# 劉姥姥的狂歡詩學——小丑與母神

歐麗娟撰 再興中學 2009.3.12. p.m.3:00



## 一，小丑

(一) 張新之認為：「閑人初讀《石頭記》，見寫一劉老老，以為插科打諢，如戲中之小丑，使全書不寂寞設也。」

莎士比亞戲劇中的傻瓜，具備了「既非主子又非一般僕人的，既是主人的同伴兒又不過是個僕從的特殊身分，造就了他既是生活的旁觀者又是人性的洞察者的雙重身分。」

「三姑六婆大致上屬於年紀稍長的婦人，他們走遍千家萬戶，閱歷甚深，是故多呈現巧言利口、精明老成的形象」第39回：「那劉姥姥雖是個村野人，卻生來的有些見識，況且年紀老了，世情上經歷過的，見頭一個賈母高興，第二見這些哥兒姐兒們都愛聽，便沒了說的也編出些話來講。……劉姥姥便順口胡謔了出來。」



(二) 經由「昆蟲」、「動物」化的形象而透顯喜劇精神

1. 「粗鄙化」的修辭現象——「生活話語」對「藝術話語」的激盪與解構「瘦死的駱駝比馬大」(第6回)、「老劉，老劉，食量大如牛，吃一個老母豬不抬頭」、「大火燒了毛毛蟲」(第40回)，以及林黛玉所譏喻的「如今才一牛耳」與「母蝗蟲」，妙玉所主張的「一杯為品，二杯即是解渴的蠱物，三杯便是飲牛飲驢」對照第28回薛蟠即席所做的行酒詩，其中一再以「嫁了個男人是烏龜」、「繡房攛出個大馬猴」為說，所唱的新曲亦是「一個蚊子哼哼哼，兩個蒼蠅嗡嗡嗡」為歌詞的哼哼韻(第28回)

2. 「動物化」的形象聯想

「擔舌咂嘴」、「渾身發癢」、「扎手舞腳」

(三) 食物 / 穢物：「物質—肉體下部形象」

1. 通瀉、「鼾齁如雷」、「酒屁臭氣」(第41回)，

呈現出一種「溷穢惡臭的視境」(scatological-fetid vision)

2. 童元方：「曹雪芹導演劉姥姥作這樣的演出(案：指大吃大喝之後的瀉肚子)，是在美麗的描寫之外，提醒人類動物性的生理現象，雖然粗俗，卻是真實的；同時讓劉姥姥把所有奢侈精美的食物通洩出來，是對虛偽浮華生活態度蓄意的諷刺。不論就事實來說，就心智來說，讀者嘲笑劉姥姥，也嘲笑自己；因為賈府的爺們、太太們、姑娘們嘲笑劉姥姥而嘲笑他們。就像劉姥姥在怡紅院對鏡詫異一樣，讀者也在鏡中瞧見自己。」



## 二， 母神

- (一) 老年人的性格類型及其特徵可以分為成熟型、安樂型、自衛型、憤怒型、頹廢型等五種類別；其中成熟型老人的性格特徵，在對現實生活的態度、意志、情緒、理智等等方面均表現得積極，處於健康狀態；經得起歡樂和憂愁的考驗，具備自覺性、果斷性、堅持性、自制性等意志



品質；洞察社會，有獨立見解，善於分析問題，富有創造力。

第 41 回中記述劉姥姥瀉過肚子之後，因為迷路而四處亂闖，卻天機巧合地撞入怡紅院寶玉房中床上醉臥酣睡，學者即認為此一情節乃是一種「母體復歸」思想的表現。

原始文化或神話思維中有關豐產的「污泥生殖」(Sumpfzeugung)

(二) 張新之：「但書方第六回，要緊人物未見者正多，且於寶玉初試雲雨之次，恰該放口談情，而乃重頓特提，必在此人，又源源本本，敘親敘族，歷及數代，因而疑轉甚。……試指出劉老老，一純坤也，老陰生少陽，故終救巧姐。」



王希廉《紅樓夢總評》：「劉老老為歸結巧姐之人，其人在

若有若無之間。蓋全書既假託村言，必須有一村姬貫串其中，故發端結局皆用此人，所以名劉老老者，若云家運衰落，平日之愛子嬌妻，美婢歌童，以及親朋族黨，幕賓門客，豪奴健僕，無不雲散風流，惟剩者老姬收拾殘棋敗局，滄海桑田，言之鼻酸，聞者寒心。」

